



卷一
註
四書大全

□ 12
1169
2



1169
卷 2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太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

即今之小學書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子方將語音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

朱子曰小學書是做人底

樣子。○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二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

以事親事長是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陳氏曰：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以至手足動之不聽邪言且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念處截斷不續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朱子曰：然。○西山真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

非事也。及其長上聲下同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音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玉溪盧氏曰：察夫致是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去聲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猶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薰蕕臭草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上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便形而上者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

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
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
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
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
成之患記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
學則勤苦而難成 **行胡半反格胡答反勝平**
聲入欲既發而後禁之則扞格堅強而不
勝也 **通考** 吳氏程曰扞格牴牾不相入也 欲直從事
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
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扶又
反下

同 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自則豈遂不可得而復

補耶宋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
歲工夫到二十歲來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

太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
只據而今地頭便割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
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
脚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年八九十歲覺悟
亦只據現定割住硬寨做去 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

始而成終者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此敬字貫動靜 為小學者不由乎

此固無以涵養本原即前所謂收放心養德性 而謹夫音扶下同 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

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進德誠正修業齊治而致夫

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

是為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

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

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問

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

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北溪陳

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

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

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太抵主敬之功貫始終○動

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玉溪盧氏曰敬

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始

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為大學一書之綱

領明明德二句為篇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

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

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

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

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音斤骸音諧之束而

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

失之於前也記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

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

束也會合也物合其則也如頭容容容合顧以七年之

於直之類束收斂也如手容容容之類病而求三年之艾五蓋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

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
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瞽務
音二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
天下國家也哉問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
左得朱子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
趨補得前許多欠缺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
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
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令人不會做得小學
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
使端的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
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曰然則
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

無適言之矣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
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
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今講
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
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
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
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北溪陳氏曰主
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
西主一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
有無適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程子曰只整齊嚴肅
之功也則心便一則無非
辟之干矣○玉溪盧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
事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
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
肅則內面便一則外面便無非辟之干至

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王蔡謝氏

曰敬是常惺惺法。○宋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陳氏曰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蓋心常惺惺。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便森然於其中。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矣。

焉。○和靜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

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攙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隙。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問程子謝氏尹氏

警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

其所以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問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息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溪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勿齋陳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者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而明也然主一無適者以初學言之則欲主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之為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

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

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

則夫音扶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

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

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

原也道問學窮格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

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

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令而身修也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

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

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

要也哉宋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

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所守

陳氏曰心之為物虛靈知覺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

所以為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

又下心之主宰也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

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

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

理下陰下陽之謂道是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

為氣形而上下是也○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

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附纂黃氏洵饒曰天

道指太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極而所謂陰陽五行

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

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

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

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

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

何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

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理未嘗雜乎氣。然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行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爲木火。陰爲金水。健爲仁禮。順爲智義。○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稟爲先。既而體凝焉。則鬼次之。稟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實而無不生者也。鬼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

而無不定者也。○**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氣之謂也。有則俱存者。道即器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不合理氣。則判爲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卽有此情也。○**東窻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而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昧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不違者。順也。○**玉溪盧氏曰**。稟陽之靈。鬼陰之靈。五臟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真以理言。而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疑則有是形而各一其性矣。○周子之言。見太極圖說。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

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

且塞先則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宋子

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具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萬物已得之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

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新安倪氏曰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或問之說略有不同者而亦未嘗不相發也。彼賤而

為物者既枯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

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北溪陳氏曰此八字只是再詳

虛靈不昧以具眾理之意虛靈洞徹蓋理與氣合而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心志底人亦有氣存何

故昏迷顛錯無此虛靈洞徹耶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

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

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此一節言本性然其通也

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

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

又有不能同者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氣

來衰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

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惡也○問智愚

賢不肖是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不歸於所

稟而歸於所賦何耶曰賦如俗語云分俵均敷之意

○問有人聰明通曉是稟氣之清矣然却所為過差

或流於小人之歸又有為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何

也曰或問中所謂知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

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了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

稟賦中欠了清和溫恭之德又有入極溫和而不甚

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為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

令恰好耶○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

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

氣之濁者為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

德者是就濁水中措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

在至汚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

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黃氏曰美惡是

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

此言人欲

一者相因反覆

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

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

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介音甲

然之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

然矣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

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

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

持充養將去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

扶又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

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此言知工夫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

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

致其明之之實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此言行工夫夫

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

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

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

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

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

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

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

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音烏苟賤之中

而不自知也豈不為去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

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

終及於平天下。附錄黃氏洵饒曰即所謂恕使彼有是明德而不

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上聲其舊染之汚焉是則

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

必至反

增益之也

玉溪盧氏

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然德之在已我增益之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也

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

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

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形旬反於日用之間者固

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

西山真氏曰則者法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

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則

○玉溪盧氏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

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

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

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

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

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

知之而亦鮮上聲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

者所以慮其理雖粗上聲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

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音扶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

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

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

以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深子曰至善只

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

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

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

凡理皆有箇極好處陳氏曰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所以極形容其精微爾非謂精微之不為善而借此以形容之也又曰自其大者言之如仁敬慈孝

即君臣父子所當止之處自其小者言之如足容重

手容恭重與恭即手足所當止之處視思明聽思聰

聽與明亦視聽所當止之處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

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

愚所以斷都玩反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

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

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

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

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

於小成女九反狃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

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

上矣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

聲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

肩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已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著工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玉溪盧氏曰成已謂明德成物謂新民不止○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所至善故不謬者鮮

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已意輕改

經文恐非傳如字疑之義奈何新安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

疑此傳疑二字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

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

傳去聲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之者亦

已審矣矧未嘗去上聲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

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

以不改為是則世益有承誤踵之隴訛吾禾心知非

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

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邪○曰知止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

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下同。夫正鵠正音征。鵠音谷。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

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
 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

日用之間從七恭反容間音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此易中。淡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朱子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子細。要之只著得研幾字。○陳氏曰。物果格而無下理之不窮。無一見之不盡。則為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理既有定則心之所至更無外慕。况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身既能安則何者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吾前。

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於慮而不錯亂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

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定靜安慮蓋亦推言其所以

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

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

次序也。朱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立至

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就一級中間細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

止事至物來對著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所止。○曰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

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

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

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

也不遠矣。朱子曰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為有序不

謂至道之近也。○黃氏曰知所先後方是曉得為學

之道未能遂得夫道也然既知其進為之序則有至

之階矣故云。○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

朱子曰格物致知正誠意正心修身至平天下是求得其所以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

長上聲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問明德之功效果能若

舜之聖闡門之內或未盡化况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朱子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模不如此便是欠了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太緊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做不去處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著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為聖賢之學

新安陳氏

曰不言各格物致知者民可使由不可然天下之本
 使知之意也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
 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
 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
 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
 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下同以修之
 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
 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上聲惡
 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

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音扶知則
 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
 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
 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
 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
 推之而至於盡也朱子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
光明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
出來所以謂之妙衆理妙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
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宰是主宰之宰宰制之
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
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要知覺○

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黃氏曰。理是不動底物。不著妙字。如何發得許多理出來。○陳氏曰。致知言表裏洞然。以心之內外而言。知不致則無以識是非善惡之真。將從何而趨從何而捨。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三山陳氏曰。欲意之誠而不本於致知。則有善否未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推之而至於盡。有所用力之辭。○王溪廬氏曰。心之神明。即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者也。心固具衆理。而應事物所以妙衆理而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表與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為表裏。虛主理言。靈兼氣言。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兼氣言。明主理言。先言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新

安陳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附纂黃氏洵饒曰。表裏洞然。就知上說。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

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

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

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

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百姓人民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說是為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

強為哉。○玉溪盧氏曰：粗也顯也，即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新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精粗隱顯，就物上說。

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音扶物格者極至

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居蒼葉氏曰：但

能隨事觀理盡其理會卒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隱若顯蓋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粗蓋將無所不知矣。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

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

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乃能援以

為說而見形句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

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

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

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之書今傳於世。○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

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

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徧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

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

之序也。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幽明巨細有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遁，物果格，知果至，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不在，身極其修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此書首三言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為一篇之統體。又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理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也。玉溪盧氏曰：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一。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眾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

之而遽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真西山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淡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極其精而不亂，如一。○曰：自物一太極盡其大而無餘，如體統一大極。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

差楚空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

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其長則下同

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

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

三山陳氏曰修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積也

不如是則身不可修身之不修則其本亂矣本之既

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

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薄矣望其親天下之

親長天下之長哉○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

大夫以下蓋無與焉音預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

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息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

得為如為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

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呼括反然大公其

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

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內也附錄黃氏洵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又况大學之教乃為天

也也認得為己無所不至之意

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的子與國之俊

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曰常少亂曰常多而敗國之君凶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

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

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為反馬亦為去聲人耳善乎張

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棫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為己者

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

發者學者以是而曰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

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問為己為人下條朱子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

太事只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讒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纔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如甲兵錢穀邊豆有

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別人了理會如割
 股廬墓一是不忍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這
 都是為己者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問
 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
 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南軒此言擴前○曰
 聖所未發而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者歟○曰
 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後凡
 傳之類皆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
 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
 以其無他左同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替先民之言也
 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

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
 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
 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
 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
 者誠意正心修身也朱子曰知性者物格也物字對
 字○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性字盡心者知至也知字對心
 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
 謙口口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新安陳氏曰孟
 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于云人有常言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常言之序也亦無不脩武粉
 反又

大學大全 或問

二十六

音合焉者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
 論孟猶處聲上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
 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
 大典通為聲去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
 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
 天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
 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聲去人雖切然而
 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

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
 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聲下同緩急言
 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以聖
 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
 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
 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
 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盡性也經綸

大經也。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故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或問 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

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能克也。文王之心。渾上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

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響頓異。如「克宅心克明德之類」可見。○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何哉？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有害之，則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疑。○西山真氏曰：「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為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自暴自棄而不肯為耳。」○
格庵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渾然天理，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大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之功矣。 曰：顧諟天之

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

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

用盡無時而不發見。形旬於日用之間。陳氏曰：於寂然不動之時

則合萬殊為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融於方寸之間，及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為萬殊，而縱橫曲直莫非大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理本體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

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

而道義出矣。問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朱子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

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

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察察
 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
 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一出言一行事
 皆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
 其形象邪○問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天之所
 命我之所得於己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
 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
 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
 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
 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
 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
 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
 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
 事親孝之類○玉溪盧氏曰天地之中太極是已天
 命我此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比也道者

體義者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曰克明峻德何也
 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朱子曰人之為德未嘗不明

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聰明而又自陷於一物
 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
 所謂止於至善○玉溪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
 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曰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
 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

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
 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也朱子

曰只是高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
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
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
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
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當要
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黃氏曰本文三引善乃
斷章取義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
而深最為有用克明德者汎言之曰顧諟則言明之
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故次之曰峻德加一
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此章或問文法如作義體盤者常用之器銘

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
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

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
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
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
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
猶身之潔而塵垢音汚音烏又之也一旦存養省
察之功真有以去上聲其前自利欲之昏而日新
焉附纂黃氏洵饒曰則亦猶其疏平聲淪音澡音雪而
存養省察就德言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然既
疏淪澡雪就身言

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

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

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

而日日新之又日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

斷凡二字相連者並同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

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

沐浴使其疏淪滌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

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

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承

反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拂音

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

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曰躋踐也西云者則其

言愈約而意愈切矣躋升也聖人能敬其德日愈升於高明也然本湯之

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

湯咸有一德而於復如政太甲之初復扶又反以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

自怨自艾又音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

宋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箇脩節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云以義以禮不通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取○格庵趙氏曰塵垢之汗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汗人知求以去之而利欲之昏則不知所以去之唯聖人則以為德之不可不新甚於身之不可不潔也但人之潔身也既知疏滌滌雪以去前日塵垢之汗也然其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復集將又如前日之汗故必日加疏滌滌雪之功無少間斷而後其身常潔而不汗况欲

去利欲之昏而復本然之明則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一日而有間斷哉○玉溪盧氏曰不邇聲色等八句是敬之目聖敬且躋一句是敬之綱合而言之即顯說明命之事也其後周之武王踐

祚存故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尚父太公望呂氏詳見孟子離婁上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問從字意朱子曰從順也敬便立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祚也訪冊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

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若湯之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新安陳氏曰敬義對言其理甚精孔子於坤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實自此發

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

反於禮書庶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

也張氏存中曰大戴禮武王踐祚篇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冊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者在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

席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

口口生敬口生听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銘曰興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傷其害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害將長

忿寤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共共則壽

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鴈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

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吾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備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必與倍德則崩倍與背同銘凡十有四今取其辭義之全載之於此

弓銘曰屈伸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易

銘曰造字造字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

戒萬世子孫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上聲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上聲之何也曰此五峰胡

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蓋嘗因

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新安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附錄黃氏洵饒曰聖德日新言明德民亦不變言新民故天命之以有

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問天之視聽在民與天視聽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秉德地便是理合德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作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便是天命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朱子曰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

大學大全 卷之二 三十七
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

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所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

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與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一言謂一字如

仁字敬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字之類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

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梁橋也○左傳哀公十六年鄭人殺子木楚平王太子建也因遇讒出

奔而至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葉公曰葉音攝問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不顧道理而求死士始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使處吳竟音竟為白公

自楚邑也邑宰偕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音

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
 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
 不告女音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
 西不悅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
 亂殺子西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形旬物各有正之
 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夫婦長幼苟不推類
 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節齋蔡氏曰所謂
 所以名若細推之如為人君止於仁固同一仁也然
 仁亦何止一端生之育之固仁也刑之威之亦仁也
 若執著其仁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仁之所止安得
 謂止於仁之至善為人臣止於敬固同一敬也然敬
 亦何止一端鞠躬盡瘁固敬也陳善閉邪亦敬也若
 執著其敬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敬之所止安得謂

止於敬之至善為人子止於孝固同一孝也然孝亦
 何止一端先意承志固孝也幾諫不違亦孝也若執
 著其孝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孝之所止安得謂止
 於孝之至善以至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凡天下之事無大
 無小雖千條萬緒皆有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於
 至善○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
 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
 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附錄黃氏洵饒曰
 琢磨得之之驗夫音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
 言盛德至善扶音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

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

擇善固執，學之事。固執，即講

執節修。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

宋子曰：如

身之事。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消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又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消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君子之止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徹，所以知切而又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學是知止於至善所

在自修是止於至善所在。○西山真氏曰：如切如磋

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修也。主行而言。致

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

盡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

之至善。○附錄 賈氏洵饒曰：惴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

擇善固執，言切磋琢磨。

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粹雖萃而益背。

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附錄 賈氏洵饒曰：

至善之由，言求之

之方，至善之驗。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

言得之之驗。

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

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

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問

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也何也
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
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
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
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
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盛德至善言聖人事益渾然一理不可得
而分者但以入言則曰德以
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辨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

問自脩之別彼列也曰骨肉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

易去聲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克角而琢

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切磋是始條理琢

較密否朱子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修
飭而益修飭○問琢磨後更有瑟調赫喧何故為終
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自如
此○新安陳氏曰此與論語引詩之意異此以比講
學之先後難易又證之以孟子之始終條理以見一
者之當兼盡而不可偏廢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始條
理者知之事也終
條理者行之事也○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

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
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教救育之恩也朱子

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樂其樂者含哺

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

蒲故終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
 反。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
 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
 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
 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
 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朱子曰：淇澳言
 明明德而可以
 新民。以見明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
 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
 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
 卒章之中。予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下同之此也。曰

二家所繫文意不屬音燭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
 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

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
 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
 為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
 音燭於此可見矣。二家鄭程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
 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去聲

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良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眾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
本字指或不能然明德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
陳氏曰也。明德本也。不能明己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抑未矣。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

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

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為衍文何也曰以其複音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燭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

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於其間於其間
 邪曰此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
 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
 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
 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
 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
 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
 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

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
 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
 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曰一曰一
 件者格物工夫

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
 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
 畫。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
 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
 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一理通則萬理
 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
 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
 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太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
 急迫之理。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
 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

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
達故見得一截不會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
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
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腳進得一步右
腳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接續不已自
然貫通○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
何曰只是斷置不明所以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
是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
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
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向會有錯去蹈水火
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
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亦是
如此○積習既多自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
碎奏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反
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
不達須是慢慢做去附錄黃氏洵饒曰脫然有貫通

之未至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
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
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
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附錄黃氏洵饒曰此一
節論知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
先行後此兩條者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
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
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
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
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
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

大學九章
或問

上其當去聲否皆窮理也朱子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

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本處

陳氏曰事事物物固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見成理義所萃而皆事物之則也在初學者窮理工夫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為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虛心而詳

翫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果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太分已明而曾中權度稍定然後次而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褒貶去取方可有定論最

其後也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左中節而不至於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將何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

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程子之言其有序矣

博智益明則知至矣黃氏洵或問忠信則可勉饒曰覺其所以然此節論覺

矣行之事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

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

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物格知至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音洛循理爾

夫音扶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下同

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知之樂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

朱子曰今人有知不善之不可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

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為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關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關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又反下同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

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見周書洪範篇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以賢良對策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宋子曰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格庵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玉溪盧氏曰覺者知至之事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至矣勉強學問所以致知聞見

處即子貢知上一貫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宋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夫萬物之餘倅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當理會○玉溪盧氏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夫萬物之理通貫而為一矣附錄黃氏洵饒曰覺與悟一般知與悟不同知用工夫然後覺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後凡言積累者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問知至若論極盡處聖賢亦難言如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議班爵之制宋子曰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撞一件差異底事來

處即子貢知上一貫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宋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夫萬物之餘倅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當理會○玉溪盧氏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夫萬物之理通貫而為一矣附錄黃氏洵饒曰覺與悟一般知與悟不同知用工夫然後覺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後凡言積累者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問知至若論極盡處聖賢亦難言如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議班爵之制宋子曰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撞一件差異底事來

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某舊亦
 有此疑後看程子說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積累
 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
 九其二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王氏曰右
 三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却自是三樣第
 一是漸漸格第二是合內外格第三是不泛不漏格
 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
 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
 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
 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
 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

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運也

曰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盡得箇
 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忠以至兄弟夫
 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子若一事
 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
 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
 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
 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為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
 已說此話○問致之為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
 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求一事邪曰
 這是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
 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
 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與延平李先生
 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
 數等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

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問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國是譬理之一原處不知從一事上便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至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若得於親是如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是如不得於君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者也又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然雖各有這一道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耳如排數器水相

似這孟也是這樣水那孟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為是一理○王溪盧氏曰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機也如言孝則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此格物致知要法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此格物致知活法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統體之太極也推而無不通則有脫然處矣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

謂必求所當然之不容

然之不可易也。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

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

凡為人子者，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

一字而可得也。宋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

者，只為不會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

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

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

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何。凡古

人專親，條自皆無不孝，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

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

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

與此皆是物，明與曉皆物格。知至之事，非謂明彼為物格，曉此為知至也。合內外指成物言。曰然

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

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朱子曰：天地之所以高厚

大，與至細者，言之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

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

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
不殺一獸胎不斃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

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

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奇去出大遠而無所歸也朱子曰格

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

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

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

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

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

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

汎濫矣○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

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

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敏者太去理

會外事則教之去父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

徒汎觀萬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

專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

草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

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

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又曰格物

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曰前既說當察物

又言莫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王氏

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收歸來用工皆

隨人偏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

其次第工程也玉溪盧氏曰用力之地者讀書應接

事物之類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

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之類是也附纂黃氏洵 又曰格

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

耳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但立誠

意以格之何也朱子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得深

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

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

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

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

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後知至而知至而

後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

○玉溪盧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 又曰入道莫如

附纂黃氏洵 誠意即是真意

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

知來做兩專持敬時只

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

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

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 又曰涵

慮合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

敬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

日益密 ○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

人從少以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人說

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工 ○涵養

致知也。○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便著存養。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收拾此心。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朱子曰此不分先後未

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慮而得益固者矣。又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玉溪盧氏曰欲致知固在有所養知既至又不

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欲寡則心有所養而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

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新安陳氏曰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附

此五條者又高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

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

之傳詳矣。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

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理會

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為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然

遇一件事來時必知其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
 左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
 語盡其曲折後人亦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
 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
 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
 去處方是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
 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間說知覺及誠敬固不
 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
 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
 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曰此項兼兩
 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
 工夫合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今
 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
 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易文言學以聚之問
以辯之寬以居之仁

以行之附錄黃氏洵饒曰文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是行此引是知中庸誠身固執是行此引是知孟子
存心養性是行此引是知對說而已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
 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大
扶
 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
 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
 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
 之間乎韙音偉是也犯不韙
之說出春秋左氏傳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
 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此以
理言造化發

育此以氣言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

附錄黃氏洵饒曰此句統言之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

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

非人之所能為也。朱子曰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為則。○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住不得處。○問人

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

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玉溪盧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

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

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

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西山真氏曰圓外竅中者心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

包得此理。○玉溪盧氏曰心之為物主於身形而下者也其體用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初無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惻隱等四者之別。仁為惻隱之主義為羞惡之主禮智為恭敬是主而非之主。而皆不可亂所謂則也。次而及於

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

玉溪盧氏曰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口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息明耳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一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各外而至於人則人具者初未嘗在體統者之外也

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

附錄黃氏洵節曰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也此專言草木禽獸

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格庵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塵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是乃上帝所降之衷

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烝民

所秉之彝 詩烝民民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傳成公十二年劉

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成食采之邑各康肅皆其蓋也 成子受賑於社不敬 賑市井反宜社之內也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 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

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程子曰

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

知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

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張子所

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附錄此言時中

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各載字子原家于鳳翔府郿縣

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邵子所謂道之

也附錄黃氏洵饒曰一原指理也邵子所謂道之

形體者邵子各雍字堯夫諡康節河南人但其氣質

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

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問降衷秉氣之

異要之皆是一理宋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

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

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降與你令人言

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與你令人言

折衷折衷者以中為則而取其正也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

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降衷於下

民緊要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

衷而言則謂之性緣各據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

秉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云天然自有之

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

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

指事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

上面腦子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為性。○諸先生說這道理邵子說得最著實這道理空虛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道理還是無這道理故常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自於擊壤集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之如此若太繁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濁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張子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眾人而言○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受於天而為吾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者事物中所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即在我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體正如此○

西山真氏曰詩謂秉彝言眾民皆秉執此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然之中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源也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

得而治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理有未窮言物有未盡至知有不盡言知未至致皆就理言

者聖人益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

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

用其至矣

玉溪盧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本原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

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

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

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

微

問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二項意如何朱子曰固是都相

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更

須辯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

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或求之文

箇微

附纂黃氏洵饒曰此數句亦應上段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

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

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

所富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嘗看見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

耳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是有所不可已者

矣如為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為臣不可以不

忠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不可以不

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否。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陳氏曰：在身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重之類。在心如體，合當寂用，合當感之類。性如仁，合當愛，義，合當斷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太賓客，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類，皆有理存乎其間也。○西山真氏曰：如為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一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是人力強為。

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也。

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

其義理精微之所極。玉溪盧氏曰：極，即至善之謂。而吾之聰明睿

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朱子曰：不可盡者，心

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蓋吾心之理。○新安陳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效驗。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

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理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在心也附錄黃氏洵饒曰體之虛靈言具眾理用之微妙言應萬事然或

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黃氏洵饒曰無以存之即存心以致知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

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

附纂黃氏洵饒

曰端莊靜一即涵養須用敬巨細相涵巨是存心細是致知即中庸謂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巨細相涵也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

影別為一種上聲幽淡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

莽模黨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

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

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問陸象山

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為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散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

曰不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

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節齋蔡氏曰盡心者言

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

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

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息辯之際以達其

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

真積力久而豁然融會然後可以造乎一之妙。○陳

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

之量也。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

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西山真氏曰存心

窮理二者當表裏用。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

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

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

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太端

惟此而已。○端莊主容貌言靜主心言表裏交正

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玉溪盧氏曰存心於端

莊靜。主敬之工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辯。格致之工夫也。巨以此心言。細以眾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靜以主敬工夫言。豁然貫通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則明德明矣。○曰近世太儒有

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

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問溫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朱子曰亦

有之。如格鬪之格是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

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

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

孔周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

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格庵趙氏曰物與理未始

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

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

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

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

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

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

不可以毫釐差耳。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

理也。要求美。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味之欲也。

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

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

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去聲物之誘乎已乃欲一

切扞而去上聲之則是必閉口枵去聲腹然後可以得

飲食之正絕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別

也是雖齋以制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

况乎聖人太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

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旬於文字

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

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

文字之功極其大而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

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

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捨上聲其積累之漸而所謂

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新安陳氏曰

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禪學務博陷於支是於說經之

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為學之弊。

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凡言反覆音同詳備

而無俟於發明矣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須作

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須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

時便自會有通處若不如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此兩下用一而成其次第

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

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

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

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音洛好惡音故夫之情則人與

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音上之變則天地山川草

木為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

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

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

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

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

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

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

樞玉處皆通者謝顯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反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朱子曰謝氏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其所見本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又有窮到十分是處方可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平聲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

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說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

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辯弗得弗措之事，無所拂音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

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公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當作聞喪去聲。於夫王葬喪謂失位去國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也。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仲孫閱常失位去國，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有以為物物致察

而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
似矣謝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
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
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
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各擬
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
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
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

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
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
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
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
其從七恭反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宋子曰身親格
迫不成是儻人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
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
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
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只
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也須要就這裏便精其知
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

度量不久自然貫通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雖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然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

去聲

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 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

於後學哉宋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其當初於口謝

楊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逐字稱停過方見程子說顛撲不破諸說檢著便成粉碎諸說皆失了程子意此正是入門教於此既差他可知矣○

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不會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錄湊起眾說此段工夫方見渾全然則當時親炙未為全幸生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也

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先生名侗字愿中以

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

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

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詰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當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味易去以口舌爭也。格庵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為力非謂一事味窮得而可貳以三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為不能主一者之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曰然則所謂

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點與同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下革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彼力此正為去聲己為人之所反以分不可不察也。潛室陳氏曰物格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記誦博識口耳外馳喪志之學也。二者正相反。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

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
 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
 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善並同
 而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此後可惡其惡。並去聲。然既有是形
 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
 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費
 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
 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矣。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真可

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
 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
 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
 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北溪陳氏曰。造化流行生
 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
 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為善。亦
 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內不好善。外惡惡而內不
 惡惡。便是不真實。一等未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
 善之心。終是不能徹表裏。須是真知善惡分明。然後
 有真好真。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
 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聲惡

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其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

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為去聲入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新安陳氏曰慊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分屬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修之本皆已在此故於此便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記

於善以自益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
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
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
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然非
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致其好惡之實故
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
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
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

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

此皆然今不復

扶又反

重出也

後此皆然如意誠而

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做此

○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

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慊

反

者

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

義而其為快為足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

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

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

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

來功未有及於先王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

書所謂慊栗姬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

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

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曰譖栗姬短景

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

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魯王夫人男

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慊栗姬又陰使人趣大

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

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

案誅大臣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

夫人爲皇后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宋子

男爲太子曰字

有同一義而二用者如銜字或

爲銜恨或爲銜恩亦同此義

讀者各隨所指而觀

之則既竝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定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

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

復扶又反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

一心湛文減反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

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真體及其本體之不雜於人偽者也而喜怒

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充之反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

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去聲。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朱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物事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

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哀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

北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前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

節齋蔡氏曰：鑑之空，方能照人。若先有人形滯其中，則人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照矣。衡之平方，方能稱物。若先有物重滯於下，則物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稱矣。以鑑空衡平喻心體之虛明，最為精切。

陳氏曰：此章只是四者感物而應，不中其節，則此心便為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矣。若世俗心慮昏昏莫莫，主宰體用動靜無復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步，言信口說矣。

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

一箇空如衡未稱物只是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微庵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后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不正亦不待正之而后正夫有不正而后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經之或問有曰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或者遂執之以爲正心乃靜時工夫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主靜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裏時也殊不知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修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

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誠正修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修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後厭動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况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靜在腔中之謂哉或問所謂本然本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於靜之謂乎○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若真體之本然吾心之太極也隨感而應則本體之真在在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隙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能感者有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

遂通者也。感之中。未嘗無寂者存。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

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

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

則耳目鼻舌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

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

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

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平聲

二句乃杜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

子美詩。

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澆忿而屢省

悉井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

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

以聞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八

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惡。去聲

惡好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

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

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

無下聲一當去聲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

以勝其情愛暱尼質反比鼻音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北溪

陳氏曰治家非知治國治國可用刑威治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而已。○格庵趙氏曰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暱比之私尤所難克使一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偽無所容欺此。曰凡是五者皆常情之所易分心而君子之所甚謹也。

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

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筆列反然後得免於

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

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

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

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

曰心得其正方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

而自脩也。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

逐節用功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

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
久省察用功故經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
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則
心無事乎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修也 ○曰親愛賤

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音扶敖惰則凶德
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正
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
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
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
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

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上聲取而去聲其行無足是非
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
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去聲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
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
况此章之旨乃為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
其言雖自有所敖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
審雖自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

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扶音使眾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樂式約反而有待於強上聲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細謂慈大謂孝弟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

亦視之不切於己不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己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宋子曰惟德罔小其不積而形于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為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為惡者不可有斯須之暫也○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

督音篤察也勸也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遠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勝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

文公八名松字高年號常齋先生有諸

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玉溪盧氏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者必先有患而後有怨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怨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怨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

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下同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即影字古即作景至晉葛洪始加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

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論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

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已則昏則
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
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
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
平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恕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
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音扶中庸以入
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
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

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
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音質憚音委粉不能力陳太義以
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
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
為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人臣者不
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
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後漢書鄧憚傳郭皇后廢
光武之后以寵衰數懷憂

憚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
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

念其可否之計無冷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
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問如
心為恕朱子曰如比也此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
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
宣以恕已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
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
蓋才恕已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
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
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
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玉溪盧氏曰心必窮理
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
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是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事也治已愛人皆出於正是盡已之忠即是
推之以及於是推已之恕忠者體恕者用表端源
潔忠也景正流清恕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
事大學之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國

平天下皆明明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之義則欲
如治已之心以治天下章絜矩之義則欲如愛已之
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下之本故此章以治人言
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新安陳氏曰大學
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觀此言恕則隱然見修
身以前之當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
明前之所承言者也○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
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
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
也夫音扶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
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

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淡長義理通暢使人
 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
 預音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
 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
 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

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
 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
 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
 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
 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
 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新安陳氏曰老孝長
民興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繫矩是乃處之之道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
 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

子真知實蹈有以倡尺亮反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
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
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
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
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
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曰何以言
絜之為度待洛反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
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名周人間世篇匠石之齋
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

絜之百圍註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
賈子名誼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前此諸儒蓋莫之省悉井而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強上聲訓以絜反結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
韋齋名如圭文公父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
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
惡去聲下同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
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
其分去聲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投音投其所占之地則

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扶音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

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

格庵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

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己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己心為衆人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心而盡絜矩之道莫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去聲射而為射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為郎事孝文及景

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
 二千石中最為酷暴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
 都尉如令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
 時與其守勝屠公勝屠即申屠也相告言罪勝屠公
 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傳肅
 大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
 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
 好下佞已此一及也。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

怨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者
 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音得去則天

地變化而草木蕃音充拓音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

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

我貫通自有箇生生

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
 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
 欲已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然必
 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上皆得

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

四方以此度音之而莫不音截然各得其分去若於理

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

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

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

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丘弭步之間

亦且參商參音森參商二星名矛盾盾食九反而不可行矣

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

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聲其一而

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知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

先後本末之意也所當先而為本者忠也然則君子

之學可不謹其序哉宋子曰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

枝葉陳氏曰不繫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

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

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若發○

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

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

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

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

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二字

聲下附錄黃氏洵饒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曰正倫理言父

父子子兄弟弟夫婦長幼是也篤恩義言有親有序有別之類是也而齊其家其家

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齊教誨而治其國

其國已治去聲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待洛反物舉

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

也然自國以上上聲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

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

首尾實一身矣何各為異說哉格庵趙氏曰嚴密精

之地治內者踈畧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曰所謂民之父母者

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

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

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

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

之愛其父母哉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好惡

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

則能以民之心為心而可以父母斯民民亦父母之

矣○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

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

好惡則為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曰得眾得國失

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淡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太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

即國語

王人者

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言矣。○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

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去聲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繫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去聲矣。然仁人惡之之淡。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如字。下惡其惡善。惡並。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淡惡乎彼。而獨淡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

然又念夫扶音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洛音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魍抽知魅音。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逆之為屏必正反。何

大學大全 卷之三 或問 九

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
 四惡者而以尊為遵以屏為逆則其證也。曰仁人之
 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
 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靡幼而舉措得宜也。○曰命
 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
 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
 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益不可以
 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背反

音佩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況於此
 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
 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
 見矣。曰好善惡好惡並去惡如人之性然也。有拂人
 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
 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
 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繫矩則不至於是矣。○
 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

之心而不違於物。繫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
入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
失民矣。此復扶又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
而有財者也。夫扶音洪範八政。食貨為先。見尚書洪範
篇三八政疇
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
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
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
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崇本生之衆為之疾
也。節用。食之寡用之

歸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
呂氏之說得其旨矣。呂說已見
章句中有子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
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
是已。豈若後世頭會古外
反箕斂力驗
反厲民自養之云
哉。前漢書陳餘傳。秦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弊。罷
音疲。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數。
以箕斂之。而供
軍需。財匱力盡。○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

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音禍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
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仁則下
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
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
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
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
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

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史記紂使師
洎作新淫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
橋之粟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
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
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
衣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書武成篇
此篇記武王功成之事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
贄傳始帝播遷帝德宗也朱泚反帝出走在外府藏
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
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
之聲未息遂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缺望不
備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即撤其署○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鷄豚牛羊民之所畜

反 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

不當復扶又反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上聲

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

足之踰皆絜矩之義也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

美食其菜曰茹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

農夫工女安所讐其貨對讐售也謂食祿者不得與

下民爭利○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去聲上聲之齒者去其角言天生物賦乎

有分定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齒傳

之翼者兩其足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

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

於末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

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

怛力當葛反寧亾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

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事詳見論語公冶長篇以再求聚

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罄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

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

此其意亦可見矣三山陳氏曰織蒲亦儉矣而君子疾之以其主於利也再求之聚斂

未必有後世培克之事。但聚斂藏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之下。則聖人疾而欲攻之。况剥民九以自富者乎。○西山真氏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儻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人。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履。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益亦出於此云。

朱子曰。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曰。此其言苗害。竝至無如之。

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字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桑弘羊。楊慎矜。

朱子以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張氏存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不司農。盡管天下鹽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為太農丞。領鹽鐵事。後為

本農令。○宇文融辯給多詐。唐玄宗朝為覆由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稅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崑州。道廣州。惶恚而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讖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間架。籍買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罷。為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為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延齡資苛刻。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時人側目。及死人語以相安。惟帝惜不已。

之言曰。陸公名贄。字敬與。蘇州嘉興人。民者邦之本。事唐德宗。諡曰宣。其言見奏議。

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

秦醉而根柢蹙。居月反。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名。公著字。

晦叔。謚正獻。河南人。其言見奏劄。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

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

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

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

家者可不監哉。裕庵趙氏曰。興利之臣。不過以聚斂

上而不顧結怨於下。人主以其奉己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脈。蓄害於至。匪一朝一夕之可解。有必然之理者。此桑羊之徒。所以誤人之天下國家。至於極也。陸呂二公之言。可謂當矣。如司馬公

闢善理財者不加賦之說則亦所當知其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大學此章之旨與三君子之言察之○王溪盧氏曰聖賢千言萬語其論道只在遇人欲以存天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平聲下同定而子獨以舊文為

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

過好惡並去聲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

言已足而復扶又反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

去形旬反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聲下同

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去聲人深

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下一說中判

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

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